

那些给2000万人上免费直播课的湖北老师们

原创 人物记者 人物



万人空巷，形容的是成千上万的人涌向某处，使得巷子里空阔冷落的情景。「全国各个省份的学生都凑在一起上直播课，大城市的有，下面县里村里的学生也有，街道上却空无一人。你想想，这是个什么场景。」

文 | 易方兴

编辑 | 楚明

25岁的黄婧玉老师已经两周没吃到米饭了。

这些天她一直在吃泡面。早些时候一天泡两包，如今泡面储备也不足了，就一天吃一包。作为中国1600万名老师之一，她属于一个相对小众的群体——作业帮直播课一名主讲老师。

吃饭很马虎，是因为精力放在别处。黄婧玉每天要花15个小时备课，最近这几天一天只睡4个小时。她是武汉人，今年没能回家，一面牵挂家人，一面在北京租的房子里给全国学生上课。这是一套特殊时期的特殊课程。疫情来袭，她所在的作业帮直播课，推出了面向全国的免费在线直播课。2月10日上午，报名这个公益课的学生人数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000万人。

「史上最长寒假」背后，是推迟开学的孩子们的巨大学习需求。此前，从没有哪一个时刻像今天这样，在线教育成为主流的教育方式。就连一些传统的公立学校都开启了线上教学模式，让原本是线下的老师们纷纷转到线上。以前是对着学生讲课，现在都变成对着空气讲课。

说到在线教育，黄婧玉所在的作业帮直播课是专业的。他们成为在另一条战线上抗击疫情的人。疫情爆发后，它是第一家下决心给全国学生推出免费在线公益课的教育机构。这意味着，必须尽快打造出面对各个年级、学科的全新课程。对已经创立6年，成为中国用户规模最大的在线教育平台的作业帮来说，要让全国学生安心在家上课，依然需要付出几百名老师们的时间、精力，与热情。

老师们都在拼。从大年三十算起，被学生称作「鲸鱼老师」的黄婧玉，从94斤瘦到了86斤。



黄婧玉在备课
受访者供图

难以抵达的距离

2月9日这一天，黄婧玉很高兴，她从柜子深处翻出来两包泡面，又可以在北京撑两天。

也不是不想出去买，但她没有口罩。仅有的3个口罩还是很久之前的雾霾天买的，这半个月已经用尽。大年二十九那天，她刚刚结束之前的寒假语文直播课，迫不及待想回家去。湖北人口味

重，她搓了一顿，吃了一碗干锅肥肠配米饭。结果大年三十上午，接到通知，作业帮准备针对全国疫区开免费直播课，她只能把回家的票退了。

那顿肥肠饭，成了她这半个月吃的唯一一次米饭。

对黄婧玉来说，退票是个艰难的决定。她的爸爸去年因为尿毒症去世，按照习俗，今年过年回武汉老家给爸爸立碑。与此同时，她84岁的爷爷也因为心梗和脑瘤卧病在床，她也得回去探望爷爷。另一个必须回家的理由是，如果今年过年不回去，家里只有妈妈一个人。

一时间，武汉成了难以抵达的距离。退票的时候她哭了。

老师们接到返京通知时，情况大都很突然。作业帮的高中语文老师罗斐然，接到通知时正在泰国度蜜月，她本来准备今年5月份办婚礼。每个返京的老师们都需要在线填写一份信息表，她是蹲在泰国的街上用手机填的。不过，无论收不收到通知，她都准备回来了。她和老公都是湖北襄阳人，家乡确诊患者越来越多，父亲还得每天出去值班，她实在是没心情继续旅游。

也有没回来成的。作业帮高中数学老师张华是少数几个没能返京的老师之一。年前，他奶奶去世，他赶回湖北荆州石首市老家的村里奔丧。接到通知后，他大年三十从荆州开车往北京赶，结果开到湖南长沙想赶飞机，高速封了，只能原路返回。

直播课迫在眉睫，他的首要难题就是怎么在村里找到直播能用的电脑、手写板、补光灯、背景布。灯和布还好解决，电脑不太好找。好在他是石首市2005年的高考状元，为村里争了光，村委会决定把办公电脑借他用。但村委会电脑内存是2G的，要运行直播课，起码也要6G内存，他只能把另外电脑上的内存条都拔下来，插到一个电脑上。村里实在找不到手写板，只能从北京寄。在等待快递来的漫长几天里，直播课已经开始了，他用最原始的方法，把摄像头对着白纸，用笔手写来做板书。

在1月24日的大年三十，作业帮直播课做出开免费直播课的决定，各部门积极响应，随后于1月25日大年初一首家上线报名入口，2月3日正式上课。这中间只有9天时间给老师们准备。赶回北京，只是开课前要面临的重重困难中的第一个。

接下来的难题在于备课。

「这之前从没有给这么多学生上过课。」黄婧玉最多同时给6000个学生在线上课，免费课推出之后，如今她的课有30万人报名，每堂课在线人数都有数万左右。她是华中师范大学硕士，

在作业帮也讲了快两年课，但如今面对30万人，又有了一种最开始当老师时的感觉，上课前手心都会紧张得出汗。

她给自己定的要求颇高。她觉得，30万人就是30万个未来，「我要是哪一道题没讲明白，那这30万人考试时可能这5分就丢了。」作业帮要求的是6倍时间备课法，按照免费直播课一节课40分钟的长度来算，需要花费4个小时来备课。她为了把课打磨好，每节课花10个小时准备，备完了课，还要试讲一遍录下来，再回放一遍看看哪里不够好。



黄婧玉线上授课时的自我介绍 受访者供图

万人空巷

给几万个人上课，跟给千百人上课完全不同。

万人空巷，形容的是成千上万的人涌向某处，使得巷子里空阔冷落的情景。用在作业帮的免费直播课上正合适。「全国各个省份的学生都凑在一起上直播课，大城市的有，下面县里村里的学生也有，街道上却空无一人。你想想，这是个什么场景。」作业帮数学老师张华说。

海量的学生带来的是难以分层的问题。各个地区学生进度不一，水平不一，因此原有的上课模式已经行不通了。张华要讲的是高一数学的函数章节，他想出来一个办法，把课本上的所有知识点全盘做了归类，分析了函数在各种情况下的值域问题。「这样对于基础差一点的学生，会发现函数总共也没那么多，学起来并不是那么难；对于基础好一些的学生来说，他们也会觉得，原来函数还可以这么分类，也会有所收获。」

张华已经有11年教龄了。前5年都在线下学校当老师，后面6年转型到了线上。他对在线教育的认识也在改变。他以前觉得线上课程唯一的好处，就是可以同时教更多的学生。但现在，他发现要想在线上抓住学生的注意力，就必须要求课程更有趣味性，知识点的密度也需要更高。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线上教育要比线下教育更优质。比如这次免费直播课，你必须讲好，不然学生们按一个home键，就去玩游戏了。」

初中语文老师黄婧玉要讲的课是「八年级上重点诗歌回顾」。其中有一首杜甫的《春望》，「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」。安史之乱后，唐都长安城里草木丛生。为了加深学生们的记忆，她讲到为了抗击疫情，人们都宅在家里，实际上外面春光已至，草木已经开始生长了，也是另一种「城春草木深」。「只不过与唐朝不同的是，如今时代不一样了，很多有志之士冲上抗疫前线，所以我们也要有信心。」

对于作业帮的湖北籍老师们来说，这次给学生们上直播课，还要多一层牵挂。2月6号那天零点，高中语文老师罗斐然正在为第二天的直播课备课，她在湖北襄阳的表妹连着给她发了3条微信，都是一个字「姐」。

正在备课，她把微信调成了静音，没有听到。20分钟后，妹妹又打电话来，用颤抖的声音说，「姐，我发烧了，37度5。」

罗斐然的老家襄阳，是湖北省里疫情较严重的疫区，确诊人数过千。罗斐然从小和妹妹一起长大，关系很好，妹妹有什么事都告诉她。就在几天前，妹妹小区隔壁楼刚刚抬出去一名疑似病人，就在这时，妹妹发烧了。

「我妹妹是个单亲妈妈，一直很坚强，孩子已经带到4岁。」但这一次，妹妹的声音是颤抖的，半夜里起床在家里来回找药，电话里传来粗重的喘息声。北京这边，罗斐然也很焦急，只能安慰妹妹，没事的，肯定会没事的。

第二天早上9点，免费直播课上课前，罗斐然又给妹妹打了个电话，没有人接听。她安慰自己，妹妹还在睡觉，说明烧可能退了，不然妹妹可能一晚上都睡不好觉。

1分钟后，罗斐然开始了直播课。在接下来40分钟的讲课时间里，她必须暂时忘记这些牵挂的人和事，投入到教学中。



罗斐然在家上课 受访者供图

七天可以改变什么

在武汉火神山医院建成前几天，可能是武汉最令人担忧的时刻。大量的病人没有病床可住，只能隔离在家，给家人和邻居增加传染的风险。

黄婧玉的奶奶是个热心肠的老人。在武汉，奶奶家对门住着另一个老人，是疑似病人，当时没病床，正在家隔离。到了晚上，这个老人心脏病犯了，打电话到奶奶这里，希望奶奶去看她一下。奶奶赶紧到门口，确认对方没事了才离开。

黄婧玉担心奶奶，「她是疑似，要是把你传染上怎么办？」奶奶电话里说，「没办法，关系好呀。」奶奶反过来安慰黄婧玉，让她别担心，安心在北京把课上好。

如果不是还有课要上，从武汉家乡传递过来的焦虑可能会让黄婧玉更加无所适从。有段时间她一看到家乡的消息，就要掉眼泪。相比之下，长时间的备课和上课，反倒成了一种快乐的事。

对于学生们来说，黄婧玉取消了假期，来给他们上课，但反过来，学生们也在支撑着她。

上免费直播课前，她给几万个学生做自我介绍，说「我是湖北武汉人」，结果一时间，直播软件的留言区里都在说「老师加油」。她还特意让奶奶录了段对孩子们说的话，在课堂上播给孩子们看。奶奶说，「保自己，就是保国家，这是无烟的战争。」几天课下来，鲸鱼老师收获了一批鱼粉，在作业帮APP上，学生给她留言的数量达到了6000多条。学生们来自于全国，安徽宣城，广东深圳，河南商丘.....

每节课后，在APP上看到学生评论，可能是线上教学的老师们最重要的成就感来源。不同的评论背后，是不同的性格的学生。2月9日那一天，黄婧玉为期一周的公益直播课上完最后一节，有的学生比较抒情，留言写道，「今天是寒假最后一节课了，非常的不舍，留恋春天的风，夏天的雨，秋天的落叶，冬天的白雪，更加留恋和鲸鱼姐的快乐时光。」还有的学生拿出了追星的劲头，「超级喜欢鲸鱼姐，鲸鱼姐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学霸，更是超级宠粉。」

来自学生们的鼓励，也在温暖着老师们。哪怕是已经教了15年高中数学，听过许多学生的肯定，依然会因为得到陌生学生的鼓励而感动。

疫情下，许多学生都是第一次接触到作业帮，有的还是第一次听直播课。虽然老师们一般是以一周为教课期限，时间短暂，但学生们依然能够在这短短的7天里，有所改变。

张华2月6号讲的章节是「初探空间中的垂直关系」。一名以前看到数学就烦的学生留言，「只是时间太短，华哥还没眼熟我，你一点点的影响我对数学的看法，从原来的看到就烦，到现在竟然耐着性子听完一整节课，对我来说，真的进步很大，你让我感觉学数学的甜头，因为当一页练习题有了自己会做的，那不是碾压别人的快乐，而是征服自己的自豪，谢谢你！遇到你真的很幸福！」



张华在家上直播课的环境 受访者供图

每节课都是代表作

在加入作业帮，成为一名直播课老师之前，黄婧玉一度被挫败感包围。

父亲在她4岁的时候就肾衰竭过一次，演变成了尿毒症。那是20年前，由于家里贫穷，父亲出不起800块钱一次的透析费用，在奶奶的搀扶下，满武汉找医院，终于找到一家小医院，透析一次400块钱。

在社会上好心人的帮助下，父亲最后找到了肾源，并且筹集到了换肾的费用。可以说，正是由于民间的善意，让黄婧玉的父亲有了再陪她20年的机会。

「但我小时候太不懂事了。」她觉得家里总是舍不得花钱，连个雪糕都不肯给她买，爸爸也不像别人的爸爸那样会赚钱。整个小学就她没有一条自己的裙子。小学毕业典礼那天，她很渴望能有

一条粉色的公主裙，但母亲就是不肯给她买。

她记得很清楚，裙子50块钱，她已经悄悄去看了许多遍。最后，是爸爸买给了她。

后来，她中考失败，没能考上最好的高中，极为消沉。父亲第一次把换肾的事情讲给了她听。在她原来的记忆里，父亲很节省，在质量监督所上班，是个查缺斤短两的普通职员。那天，父亲说起换肾的痛苦和不易，告诉她，「遇到任何事情都不要怕，难过没有用，因为以后可能还会遇到比这更难受的事情，最关键的是要有乐观的心态。」

而到了父亲去世那天，她忙于弄毕业论文，竟没能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。她印象里还停留在上一次见到父亲时的情景，那是一家人在病房里吃的最后一顿饭，吃的青椒肉丝，父亲拿着碗一直抖，笑着对她说，「没想到我还有机会和女儿一起吃饭。」

一周后，父亲走了。

「为什么父亲在的时候，我没能多陪陪他？」她陷入一种自我否定和愧疚中。直到毕业后，她成了一名老师，心境才有所改观。她对自己定下严格的要求，从教学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成就感。「这一点点的成就感，让我觉得我还不是活得那么失败。」

这也是几天来为什么，她哪怕不出门，一天只吃一顿泡面，也要把课备好的原因。因为父亲曾经告诉她，「遇到任何事情都不要怕」，以及，「要回报社会」。

实际上，在作业帮这个大集体里，每一个老师都有自己的故事。他们经历过不同的人生，但相同的是对教育都有一样的热情。

高中语文的杨勇老师，是作业帮「纵横语文」体系的创始人。1979年出生的他，已经算是公司里年纪最大的十个老师之一了。这之前，他已经在公立学校里教了15年书。

「在公立学校里上课，是一种你20岁，就能看见60岁样子的体验。」他辞职，加入作业帮，重新开始琢磨，怎么把新时代的教育做得更适合学生。在公司，40岁「高龄」的他，成了公司里每天睡觉时间最短的人。就拿这次免费直播课来说，他每天晚上备课都到了两三点，早上六七点又要爬起来。

「现在公司里都是年轻的一代，我再不努力，都要被淘汰了。」从零开始打造一个新模式，意味着不断的推翻和重建。支撑他做下去的，就是对教育的热情。



学生和杨勇互动 受访者供图

这次作业帮最早决定做面向疫区学生的直播课时，教研组群里的几个老师一致觉得，「要做，肯定就做免费课。」

这更像是一种执念。「可能你再给我3倍工资，我也不会离开作业帮。」高中数学老师张华一直认同的是作业帮的理念，「让每一节课都成为代表作」。他觉得这是一家教育公司应该有的态度，也是他自己的初心。他创立了「快数学」品牌，是作业帮直播课整个高中数学的负责人。

大年三十那天，是他负责挨个给老师打电话，催他们提前返回北京。

他怀着心理上的压力打这些电话。在他的预期里，让老师们放弃在家团圆，提前返回北京上课，是一件颇为不易的事。

那天，他一共打了24个电话，没有一个老师拒绝和退缩。 

没看够？

长按二维码关注《人物》微信公号

更多精彩的故事在等着你



文章已于修改